

# 搁浅了的明星梦，回不去的旧生活

(上接 A04 版)

“我曾试着跟爸爸妈妈说，告诉他们我想做明星。”但老实本分的父母认为女儿的这个梦想是不务正业、异想天开，把她痛骂了一顿。好在远在广州务工的哥哥知道后，主动表示支持许晚晴，答应每个月都会从工资里拿出一

部分钱给她。兄妹俩乐观地在电话里约定，这笔钱就叫“成名赞助费”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许晚晴不断搜集选秀节目的资料，“只要能报名的，一个都不放过。”不论是湖南的《明星学院》、《校园之星歌

手大赛》，还是外省举办的《我型我秀》、《唱响一夏》，许晚晴都没有错过。

因为忙得没空上课，2005年，许晚晴干脆休了学，靠打零工赚些生活费。而参赛费用，还是由哥哥“赞助”。

## 不挑节目、不论规格，疯狂参赛百余场

“敢做真实的自己，就能走向成功。”2005年，“超级女声”冠军李宇春的这句参赛感言，被许晚晴用以励志。自休学后，她便彻底投入到了一个又一个选秀比赛中。

许晚晴不挑。只要有机会，她基本都会参加。除了大大小小的唱歌比赛，加上《最强模仿》、《草根春晚》等“接地气”的民间比赛，她参加的选秀节目已近百余场。

疯狂选秀的4年里，许晚晴的舞台经验日益丰富，个人形象也逐渐变得时尚。她在各类比赛中不乏好成绩，却也遇到过麻烦。

2009年，许晚晴在广州参加一档民间模仿秀节目，好不容易冲进了前10名。当地媒体一窝蜂地对她进行采访，她也暗喜，“终于要成名了！”没想到，决赛期间，许晚晴收到一条短信，“应该是主办方的意思，让我在决赛中制造一场与评委的矛盾，有噱头就好包

装。”许晚晴说，这个要求并不难办，但她却觉得违背了自己的原则，“我想成名，但却不是臭名远扬”。

最后，许晚晴止步8强。尽管如此，被媒体包围的感觉还是让许晚晴愈发振奋。卸掉浓妆、背起行囊，她连夜赶往另一座城市，开启下一场选秀之旅。

此后的半年时间里，武汉、南昌、吉林、成都……许晚晴辗转多城市，渴望一夜成名。做着美丽明星梦的同时，却过着“1天吃2个馒头，睡最便宜的青年旅社，不敢跟家人诉苦”的生活。

最让许晚晴难忘的一次“选秀”是在北京，她用“蠢哭了”来形容自己。2010年12月，在广州打工的许晚晴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，对方邀请她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《青年歌手大赛》。

“这机会真难得！”许晚晴知道，央视的青年歌手大赛中走出了

不少明星，这样高规格的比赛，让她毫不犹豫地收拾好东西，连夜坐火车到了北京。然而，按照短信里给出的地址，许晚晴却怎么也找不到比赛场地。许晚晴无奈拨电话过去，接电话的“大哥”让她去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。

偏僻的小巷子、破旧的办公房、寥寥几个同样参加选秀的“选手”……许晚晴犯起了嘀咕，央视的比赛怎么会如此“朴素”？还没来得及询问情况，她被告知要交500元的初赛费用，“一旦进了复赛，就能退还”。

交了500元后，许晚晴住进了一间拥挤的6人宿舍。几天后，许晚晴终于接到通知去参加比赛。可一到现场，她就感觉被骗了——没有明星评委、没有大舞台，没有聚光灯，更没有摄像机。“什么青歌赛，根本就是冒牌的！”初赛一结束，许晚晴就失望而归。

## 结婚生子阻挡不了明星梦，自己不行女儿上

有过被骗的经历，加上许晚晴的年龄也渐渐大了，家人反对她选秀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。因为不想让家人担心，2011年，许晚晴匆匆嫁人。2012年，许晚晴的女儿出生了。

母亲劝许晚晴以家庭为重，她不以为然。

“我的婚姻更像是为了父母而完成的任务。如今结了婚生了孩子，他们就没办法再阻止我追求梦想了。”很快，许晚晴又兴冲冲地投入到了选秀中。

但这次，许晚晴碰了钉子。“报名了10个节目，9个因为我已婚而拒绝。”而唯一对许晚晴敞开大门的，是要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的亲子节目。“看似是完成妈妈的梦想，其实是宝贝的舞台。”

许晚晴还是没忍住。2013年6月，她不顾全家的反对，带着1岁的女儿南下广州，参加了这档《辣妈宝贝秀》。尽管主角是女儿，但能站在舞台上，能被聚光灯照耀，许晚晴觉得挺满足。

选秀多年，许晚晴的明星梦始

终没有实现。她说自己充实，却无法回避积蓄全部用在“追梦”上，父母过不上好日子，依旧住着老旧的红砖房，一到冬天就因风湿而疼痛不已的现实。

“我知道，自己是很不孝的。”此后，许晚晴有意逐渐淡出选秀舞台，内心却始终遗憾。如今《爸爸去哪儿》等亲子节目的火爆，让许晚晴感到，自己的明星梦又有可安放的地方：“交给女儿吧！以后会让她学声乐，从小积累舞台经验。我做不到的，让我女儿来完成！”

## 链接

### 19岁女孩绝食，向下岗母亲索要10万“包装费”

为了当明星，19岁少女小曼(化名)中专二年级时休学，投身于选秀活动，参加过《超级女声》、《东方天使》、《绝对唱响》等各类选拔超百场。小曼甚至还想通过参加与自己年龄并不相符的相亲节目出名。

尽管已经参加过多次选秀，但小曼的成绩并不理想。但她认为自己不比李宇春、周笔畅差，名次不好不是自己的问题，而是“评委的原因”。

2010年，小曼打算去福州参加《超级星光大道》，而她希望父

母“能够给我10万元的包装费，让我可以找一个10到20人的伴舞团以及买精致的道具”。母亲是下岗工人，父亲是普通职员，如此巨额的费用，让一向支持她的父母没有再给予她帮助。“绝食、哭闹等能用的手段都用过了，但他们就是不同意。我觉得参加选秀就像投资一样，总是有风险的。”

小曼说，母亲被自己气病在家，但她还是希望能获得支持。“这没什么错，能有人肯定和关注我，我才觉得快乐。”

(据《华西都市报》)

### 找不回“星光”，也做不回“美丽村姑”

自从2002年在湖南卫视举办的“评选湖南第一届‘美丽村姑’”活动中获得“美丽村姑”的称号后，湖南省长沙县的农家女孩吴春艳(化名)便成了名人。她陆续接拍了饮料、汽车、洗发水等广告，还成为长沙市黄兴路商业步行街某品牌鞋店的形象代言人。

然而，2003年，吴春艳得了严重的慢性肾炎。疾病折磨下，她容颜失色，事业也一落千丈。但她却再也做不回从前那个吃苦耐劳的农家女，几番找工作都因太辛苦而匆忙辞职。

吴春艳想找回以前的风光，

开始频频光顾美容院和健身房，希望恢复容貌和身材。为了不让厨房的油烟影响皮肤，她甚至不再为男友做饭，两人也为此经常吵架。2004年2月，吴春艳在与男友争执后摔门而去，住进长沙市芙蓉路的某酒店。期间，绝望的吴春艳从窗户纵身跳下。幸运的是，下落过程中，她被二楼的雨篷挡了一下，捡回一条命。

大难不死的吴春艳并没有得到安慰，反倒被父亲责骂。2004年4月27日，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吴春艳服下剧毒农药，结束了21岁的年轻生命。

(据《打工》杂志)

## “选秀后的故事”三



### “不红就死”成心魔：“花儿朵朵”女歌手自杀

级女声》，结果是，继续回去等。等等来等去，多数都等没了消息。

为了方便参加选秀，许阳丽来到成都发展，在夜店驻唱谋生。除了全国的选秀，成都乃至区县的选秀，许明贵一场都不准女儿落下，“必须去，这是唯一的路。”

此后，许阳丽又参加了至少10次选秀比赛。她的最好选秀名次，是《花儿朵朵》成都赛区100强。

选秀之余，父亲许明贵也会拖着女儿拍电视剧。希望越大，失望也随之而来。父女俩折腾了半天，一部由许明贵做导演、主演，女儿做配角的乡土剧并没在省台播出，但许明贵说，在区县电视台播了，“播了五十多遍，很火呢。”那次失利以后，许明贵又和女儿辗转在四川台和成都台的本地情景剧中，当群众演员。

折腾来折腾去，许阳丽依旧没能在观众面前混个脸熟。她在

自己的QQ签名中写道：“迷茫和累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？”

2010年，许阳丽最后一次参加全国性的选秀活动。她对好友陈美丽说：“这次一定行，因为背后有人帮我。”而最后的选秀结果是，许阳丽止步成都赛区。许明贵说，他问了很有关系的人，那个人跟他说，这点钱要想到全国根本不够。

2011年10月3日，许阳丽被发现死在她自己的车上。

成都警方的鉴定结果是，“一氧化碳中毒，排除他杀”。

死前，许阳丽曾向朋友提及2011年的《快乐女声》冠军段林希，同样初中毕业，同样是夜场歌手，同样参加选秀。她没想通，似乎也来不及去想，为什么结局会如此不同。不红即死，成了女孩的最终决定，跟选秀是成名的唯一道路一样，她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多选择。

(《据新快报》)

## 声音

### 为何女性追梦更痴狂

肖任远(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女性心理研究专家)

选秀节目中，不论选手还是粉丝，往往以女性居多。《财经文摘》的一项统计数据 displays，在10-18岁的受访者中，80%的人是选秀节目的忠实拥趸，44%的人曾为自己喜爱的选手投过票，而这其中，女性占大多数。

女性之所以更热衷于选秀，一是因为女性天生更感性、更易冲动，而攀比心理也较之男性更强。其次，女性的自我价值观更易受人影响。与男性相比，女性的自我认同感较弱，对很多不自信的女性来说，喜欢的明星就像一面镜子，她们会在心里将其当做榜样或者更加完美的自己，为此奋斗甚至不惜一切。所以，大多数“选秀专业户”都是热衷追星的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希望被更

多的人关注和喜欢，这样的心理本无可厚非。但凡事讲究“有度”。通过比赛证明自己是积极向上的表现，但接受挫折和失败也是我们学习和认清的事实。“追梦”过度了，对名声、金钱的渴望过度了，把追逐虚幻全然带进了现实，就会让人身陷在“明星梦”的泥潭中难于自拔。

现在很多青少年对当明星也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，作为家长，不应生硬阻拦。我们可以接受孩子通过比赛寄托梦想，但切忌盲目攀比强求。同时，也应该给孩子灌输更多正能量的东西。比如绝大多数明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有如今的成就，他们的辉煌也并非靠投机取巧获得等等。这样，才能让孩子减少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转而更踏实认真地为梦想而拼搏。

(下转 A06 版)